

◎ 长篇小说卷

【雌性的草地】

# 严歌苓文集

1 YANGELING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【雌性的草地】

严歌苓

---

Y A N G E L I N G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严歌苓文集·雌性的草地/严歌苓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2.10  
ISBN 7-80115-566-1

I. 严... II. 严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5170 号

- 
- 书 名: 严歌苓文集·雌性的草地  
YAN GE LING WEN JI·CI XING DE CAO DI  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  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  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  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04  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  
(010) 83908408  
(010) 83908409  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北京海丰印刷厂  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: 10.75  
印 数: 270 千字  
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  
印 数: 1-5000 册  
书 号: ISBN 7-80115-566-1/I.86  
定 价: 全七册 126.00 元 本册 18.00 元
- 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  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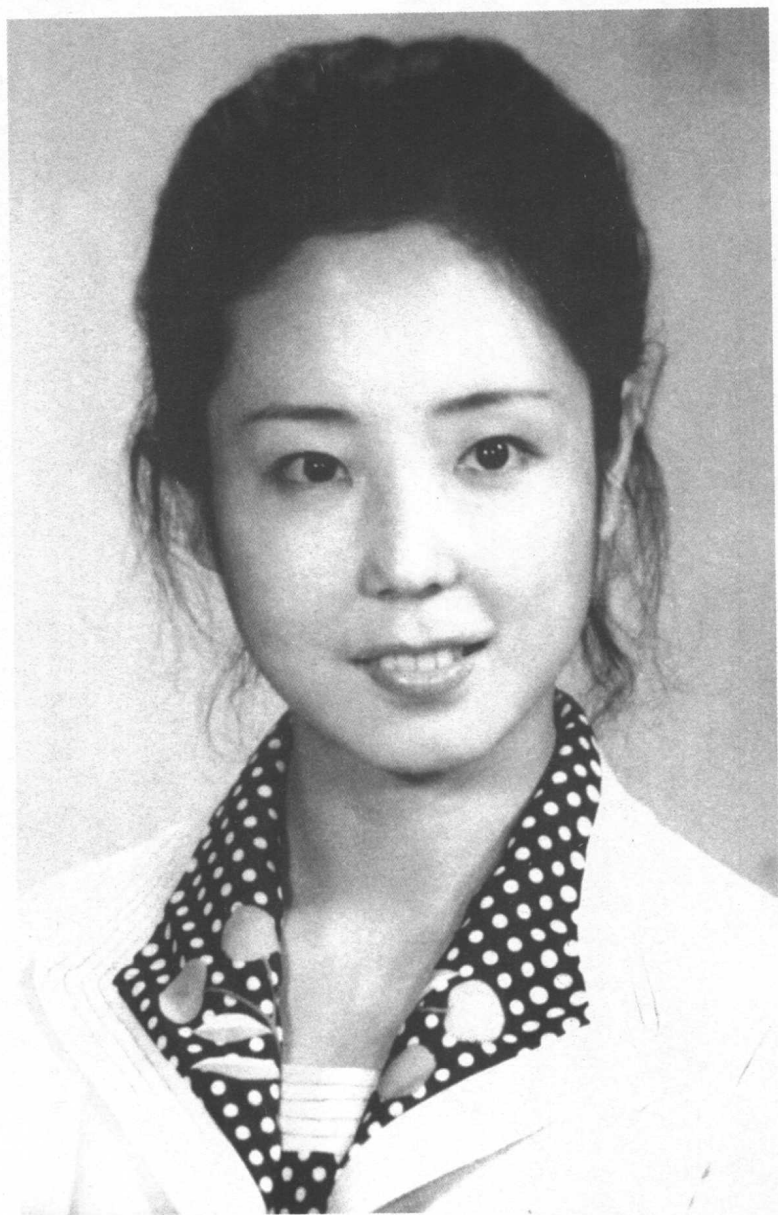
▲ 16 岁时，最喜欢照“舞姿照”——喜儿逃避黄世仁的追捕。



◀ 1976 年第一次跳主角，在舞蹈中扮演一个女护士。

▼ 在写作《雌性的草地》的日子里。





▲ 1985 年脱去军装后第一张标准照。



# 从雌性出发

(代自序)

有的朋友对我说,《雌性的草地》有点昆德拉(Mi-Lan Kundera)的影子;也有人说它像玛格丽特·杜拉(Marculite Duras);我来到美国后,一位懂中文的美国文学青年说,这部小说让他想起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。我不知道。也不知与这些成功的老辈们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还是坏事,人们是贬我还是褒我。

还有朋友告诉我:你这本书太不买读者的账,一点也不让读者感到亲切,一副冷面孔——开始讲故事啦,你听懂也罢,听不懂活该,或者你越听得糊涂我越得意,这样一个作家,读者也不来买你的账。

记得我的朋友陈冲读完《雌性的草地》后对我说:“很性感!”我说:“啊?!”她说:“那股激情啊!”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,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,读过许多好书,尤其当代西方文学,似乎是读书余暇中去做做电影明星。“真的,你写得很性感!”我仍瞠目,问她性感当什么讲,她说她也讲不清:“有的书是写性的,但毫不性感;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。”她说。

我是认真写“性”的，从“雌性”的立场去反映“性”这个现象。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、人性，最坦诚，最哲思的。比如昆德拉、玛格丽特·杜拉、D·H·劳伦斯，包括托马斯·曼（死于威尼斯）。仔细想想，性爱难道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？性当中包括理想、美学、哲学、政治、一切。

当然，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，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，我十六岁的时候，那时我随军队的歌舞团到了川、藏、陕、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，听说了一个“女子牧马班”的事迹。第二年，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创作的同事找到了这个牧马班，想创作一个有关女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。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成都的知识青年，最大的也才二十岁。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，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，不是暴日就是暴风，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了层伤疤似的硬痂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，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：狼群、豺狗、土著的游牧男人。她们帐篷的门是一块棉被，夜间为防止野兽或男性的潜越，她们在棉被后面放一垛黑荆棘。她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（小说中我如实描写了她们的炊事、浴洗、厕所等），让一个如我这样的女兵也觉得无法适应，或根本活不下去。她们和天、地、畜、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奇特，去想象一下：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——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、与人烟隔绝的地方，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？在我们住进她们营帐的第二周，来了个男人。这就是书中的指导员叔叔。叔叔是个藏人，或是羌人。叔叔是他的名和姓，不是辈分。叔叔看见我们几个女军人就显出一种奇怪的敌意，我琢磨他是嫉妒我们，因为我们在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间牵了一丝联系，否则她们都得仰仗他去和社会、人间取得沟通。他每隔两周或三周到女孩们的帐篷走一趟，送些一月前的报纸、家信和食品。他长相极英武，气质雄浑，有颗雄狮般的大头。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军服，又脏又

破，骑马飞快，打枪贼准。不知是出于好客还是示威，他当我们面击毙了远处草丛里跑的一只野兔，又当我们的面剥了兔皮，整套动作像脱袜子一样轻松麻利。那是只哺乳的母兔，当皮剥到胸腹部时，两排乳汁如微型高压水龙头一样喷射出来。这使女孩子们生活基调又添加一层残酷、恐怖的色彩。

多年后，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。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蒙动残酷、恐怖，却又是惟一合理的解决。

“女子牧马班”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，报纸上大幅地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，记者们管她们叫“红色种子”、“理想之花”。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，像是一个放在“理想”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；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，她们所受的肉体、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，只要完成一个试验。

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。“性”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。失败告诉我们：人性、雌性、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。

明显的，这部小说的手法是表现，而不是再现，是形而上，而不是形而下的。从结构上，我做了很大胆的探索：在故事正叙中，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，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，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、夸张，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，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。比如，在故事正叙中，我写到某人物一个异常眼神，表示他看见了什么异常事物，但我并不停下故事的主体叙述来对他的所见所感做焦点叙述，我似乎有意忽略掉主体叙述中重要的一笔。而在下一个新的章节中，我把被忽略的这段酣畅淋漓地描写出来，做一个独立的段落。这类段落多属于情绪描写，与情节并无大多干涉。这样，故事的宏观叙述中便出现了一个个被浓墨重彩地展示的微观，每个微观表现都是一个窥口，读者由此可窥进故事深部，或者故事的剖切

当然，我不敢背叛写人物命运的小说传统。我写的还是一群女孩，尤其是主人翁小点儿，次主人翁沈红霞、柯丹、叔叔的命运。故事是从小点儿这个有乱伦、偷窃、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的。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。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看是荒诞的，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。小点儿终于在这荒诞的庄严中涤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渍，以死达到了净化，而同样是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，把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，捧上了理想的祭坛。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。

小点儿是一个美丽、淫邪的女性，同时又是个最完整的人性，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恰是她渐渐与她那可爱的人性，那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。她圣洁了，而她却不再人性。这条命运线诠释了书中许多生命的命运——要成为一匹优秀军马，就得去掉马性；要成为一条杰出的狗，就得灭除狗性；要做一个忠实的女修士，就得扼杀女性。一切生命的“性”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。“性”被消灭，生命才得以纯粹。这似乎是一个残酷而圆满的逻辑，起码在那个年代。

写此书，我似乎为了伸张“性”。似乎该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宇宙上。

以此书，我也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同，那就是，性爱是毁灭，更是永生。

# 目录

## 1►从雌性出发（代自序）

### 1►雌性的草地

1►A 卷

64►B 卷

130►C 卷

154►D 卷

167►E 卷

198►F 卷

215►G 卷

217►H 卷

237►I 卷

245►J 卷

273►K 卷

299 ▶ L 卷

328 ▶ Z 卷

331 ▶ 严歌苓所获文学、电影奖项

334 ▶ 严歌苓出版年表

## A 卷

假如说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引起的，你可别信。正像有人说，草地日渐贫乏归咎母牲口，它们繁衍生养没个够，活活把草地给吃穷了，你可别信。

到处有人讲这女子的坏话，你可别信。正像她说她自己刚满十六岁，是个处女，这话你千万别信。你要信了，就等于相信这枚雪白的头盖骨确实空空荡荡，里面并没有满满地盛着灵魂。

披军雨衣的女子停住，用脚拨弄一下，她不知道它是三十多年前的青春遗迹，它是一个永远十七岁的女红军。它在她眼里只是一枚白骨，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它将间接地干预她的人格，间接地更新她卑劣的人生。

女子继续向前走。惟有流浪能使她自主和产生一种不三不四的自尊。从她走进这片草地，她的命运就已注定。她注定要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两个男人的坟墓；她注定要玩尽一切情爱勾当，在丧尽廉耻之后，怀抱一颗真正的童贞去死。

她宽大的军雨衣下摆把没胫的草扫得如搅水般响。老鼠被惊动了；一只鸱鹰不远不近地相跟她。鸱的经验使它总这样跟踪偶尔步行进入草地的人。被脚步惊起的老鼠使它每次俯冲都

不徒劳。浓密的草被她踏开，又在她身后飞快封死。

直到身后响起马的喘息，她才慌慌张张地开始辨别方向。

骑马人颧骨高耸，紫红发亮。有这样一对触目的颧骨，脸便坎坷了许多，添出一分英气，二分正气，三分杀气。他直奔披军雨衣的女子，抄到她前面挡了路。女子知道，尽管草地大得随处是路，但她的路必须从他手里讨出来。大太阳刚生出半个，稠糊糊的光正淹过她头顶。他头发直竖并同马一样汗气如烟。

“往哪走？”他挪动身子，让出半只鞍。这意思是让她乖乖上马，然后一切又循老路。他拍拍鞍垫：“逛够了，回去吧。碰没碰到狼？”

她又干了一次。这样的深夜出走早已是失效的威胁。他有时也乐得放她一缰，为了使他更明白，偌大世界，惟一可投奔的，只有他瘦骨磷峋的怀抱。

女子裹一下雨衣，把自己缩小。“这回我没拿你们的钱。”她忽然说，露出点泼劲儿。女子除下军雨衣的帽子，现在她的脸正对你。我猜你被这张美丽怪异的面容慑住了。你要见过她早先的模样就好了。假如有人说她是个天生成的美人，你可不能信。

男人此刻下马站到她跟前。“莫闹了，小点儿。”他喃喃道，“我没法，你也没法……”

小点儿看着他的下巴，看着他不讲话仍在升降的喉节。她突然想起这个跟她缠不清的男人实际上是她姑父。她试着喊了声“姑父”，感到这称呼特别涩嘴。

他莫名其妙盯她一阵，一下也想起她原是他的侄女。“那我走啦？这回我真没拿你家的钱，回头么姑会查点搁钱的抽屉。”他伸出一双胳膊，她看出他想干什么，忙又叫：“姑父！”

他知道再也留不住她。他们对自己隐瞒的彼此间的真实关系，被她就此道破。很大很大的草地，一下子就没了她。

于是，这个披军雨衣的女子潜入了草地，背向她的退路，背向她的历史。

很远很远，你就能看见女子牧马班那面旗，草地最掩不住红色。旗插在帐篷顶上，被风鼓起时，帆一样张满力，似要带帐篷去远航。连下了几天雨，被雨冲酥的泥使帐篷每隔两小时起一次锚。旗却没倒过，只不断流淌血浆似的红色。雨下的夜色，四野通亮。马群一齐勾下头，水淋淋地打着喷嚏。清早天一晴，马群开始游动，只见一片婆婆的长鬃。旗在帐篷顶千姿百态地飘，飘得很响。帐篷里的人一时不明白什么声音会这样响。

班长柯丹捋了把糊满泥浆的头发。几天几夜她都在干同一件事，就是不断打捞塌在雨里的帐篷。帐篷一塌，里面的人就像被一网打尽的鱼那样瞎拱。“不要动，不要动！”她喊。“不要拽人家被子！……拽我干啥，滚你的蛋！”“冷啊！”有人哭着说。“我被子打得精湿！”有人说着哭。“拱！拱你妈呀！帐篷一会拱漏，浇把你龟儿！”她喉咙和话都越来越粗。渐渐地，吼也制不住她们骚乱哭闹，有双手伸过来，捺住她烦躁的肩膀。

“别吱声，班长，这样哪行？”

“你是哪个？”

“沈红霞。”

其实在她自报姓名之前，柯丹已猜准她。原因是她很难得开口说话。除她之外，柯丹已听熟每个女娃的嗓门，而正是这份陌生，使人对她的声音记得格外牢。正是她的缄默表现出她非同一般的语言才能。

“你说咋<sup>①</sup>办?”柯丹问她。她轻轻说了句什么,但谁也没听清。柯丹怀疑她或许什么也没说,她自己却打这儿开始有了主见,她在一刹那间想出一条稳定军心的绝招。果然奏效,马上出现了秩序。柯丹先是大声点名,然后再让她们挨个报数。这下谁都不敢再哭再闹。原是趁着混乱发发牢骚泄泄委屈,一有秩序谁哭谁就暴露。

这种不间断的点名报数持续到雨停天亮,柯丹惊喜地发现六个女知青被井然的秩序列成整整齐齐一排,睡得很有纪律很成队形,一张张脸都被雨水泡大了。帐篷中央有洼水,漂了只圆肚子老鼠。再到外面看看,帐篷早就不在原来的地方了,不知人带走了帐篷还是帐篷带走了人,反正它起码漂移了百把米,原址留着一垛饱吸水分的柴,新鲜得要抽芽长叶似的。她铆紧帐篷,见三个姑娘肿着脸在门口刷牙,没有水,她们用牙刷蘸了牙膏干蹭。

“张红、李红、赵红!”

她们抬起脸。这是三张难以区别又绝不相像的脸。三个人同时咽下牙膏沫,用手背抹抹嘴,她们知道班长反感太讲清洁的人。柯丹很少刷牙,碰到水富裕的时候也刷刷,只是像捅灶眼一样又狠又快。她对个人卫生态度敷衍,只为证明自己虽是少数民族,但在一切文明上她都不逊色于这些女学生。

“你们三个,去看看马!”

“沈红霞已经去喽……”她们说。嘴里一股水果糖味直扑柯丹脸。自从女知青把这种又甜又香的牙膏带到草地,柯丹便认为刷牙有了一层很实惠的意义。

“人家去招呼马,你们一爬起来就晓得整自己嘴脸!”她劈手夺下一把粉红色牙刷,扔在地上。另外两个姑娘连忙攥着牙刷就跑。

---

① 四川方言。